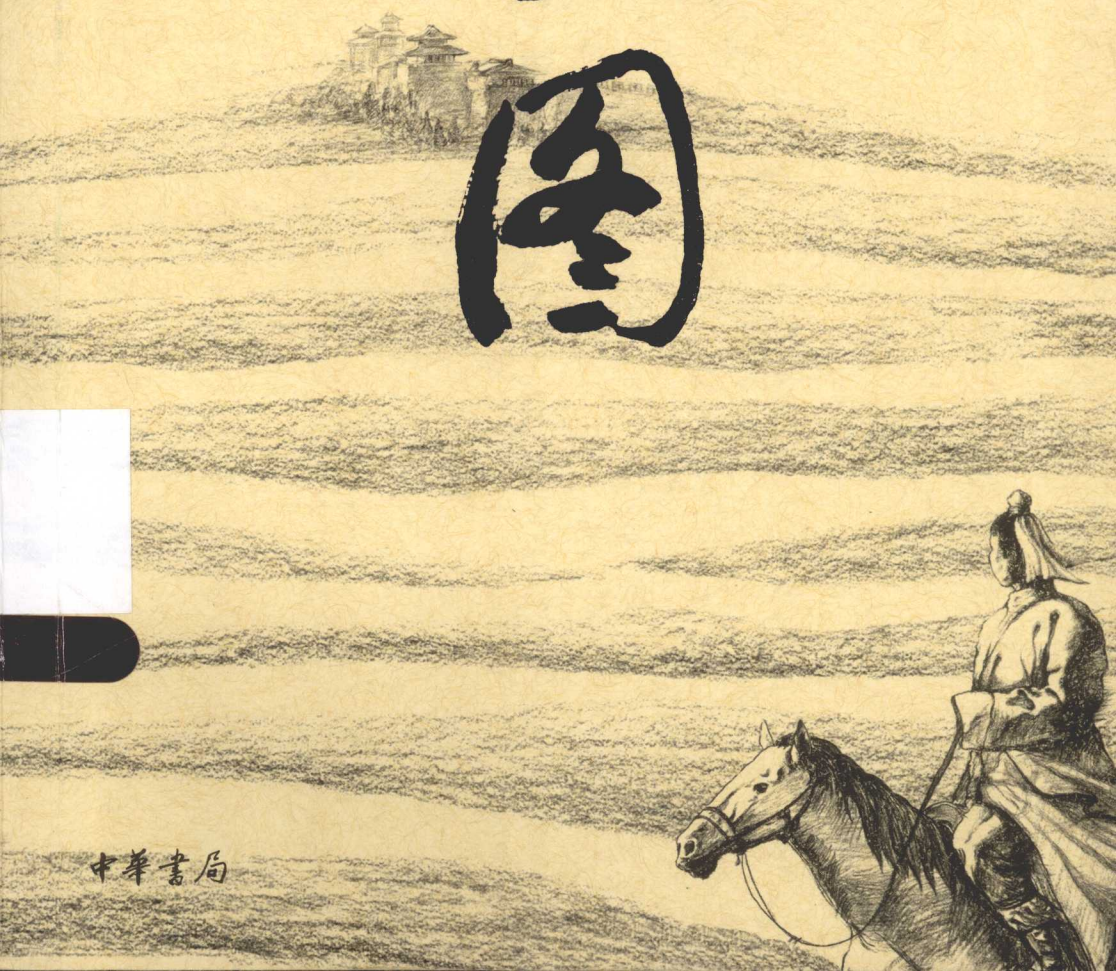


裂国

小椴 著

大王图



中华书局

014042118

裂国

1247.5
3742

小椋
著

八王图

1247.5

3742



北航

C1731158

中华书局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裂国·大王图/小椋著. —北京:中华书局,2014.4

ISBN 978-7-101-09977-5

I. 裂… II. 小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23564 号

书 名 裂国·大王图

著 者 小 椋

责任编辑 傅 可 吴 魏

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
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
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
E-mail:zhbc@zhbc.com.cn

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

版 次 2014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

2014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开本/630×960 毫米 1/16

印张 18¼ 插页 2 字数 238 千字

印 数 1-15000 册

国际书号 ISBN 978-7-101-09977-5

定 价 32.00 元



序 以文字的清光照亮历史的黑洞

沈璆璆

听说檄君应中华书局之约，写起了历史小说，选的是五胡乱华那一段，心中十分好奇。期盼年余，终于见到成稿。一气读完，心中唯有惊羨而已。

自西晋覆灭到隋朝重建大一统，其间烽火连天几百年，因为太过混乱，对于许多人来说几乎是一个历史盲区，只知异族入侵，割据更迭，生灵涂炭，而不知其何来何往，又何以然。乃至于这一段历史成为穿越小说和戏说影视剧的热点，仿佛一个空筐，什么都可以往里头扔。而其中最为血腥残酷而又短如昙花一瞬的五胡十六国时代，则是盲区中的盲区。

匈奴、羯、氐、羌、鲜卑，那些曾经在北方的原野上驰骋过的异族，他们从哪里来，他们的祖先是誰，他们祭拜何方神灵，他们说什么样的语言，他们的女人穿什么样的裙子戴什么样的首饰，他们的男人披什么样的盔甲执什么样的兵刃，他们有什么样的风俗和伦理，过什么样的节日，吃什么样的食物，他们代代相传的是什么样的史诗？他们曾经建立煊赫一时的王国，几乎令汉人的家园彻底瓦解，却无一不是流星般覆亡。他们最后去了哪里，是亡国灭种，是举族远走，还是星散于流转在北方大地上的各族人群，成为基因库中不可分辨的某个片段？这些问题，早已不可能得到详细而准确的答案，只剩下史书中语焉不详的几段话，面目模糊，概念混乱。他们是历史语境下的“他者”，是入侵者，是敌人，是五胡乱华。自有华夏以来，北方异族的威胁如蒙古高原与贺兰山的阴影投罩在中原大地上，贯穿工业时代前的几千年历史，从未断绝。每一次异族入侵，都将历史的车轮狠狠撞出轨道，但几乎每一次的“他们”最

后都成了“我们”。撕裂、屠戮、磨砺直到融合，这其间的艰难转折，泰半已随青史成灰烬，给创作者以无限的发挥空间，却又觉得茫茫然无所适从。究竟怎样写，才能既具有肃穆的历史态度，又不拘束住写作者的无边想象？

说回檄君的这个故事，早知史料的极度匮乏，其实不敢期待此文能够全方面还原。掩卷之后却感到，虽不能如观清明上河图而知北宋一般全面了解前秦的真相，但那个时代最大的冲突与悲欢，已被檄君悄然刻入人心。

以王猛、苻坚、苻融这些历史上早有成论的人物作为主角，其实并不有趣。时下历史写作者，每每寻章摘句力求翻案，力图以奇绝的故事和惊悚的观点夺人眼目。檄君并没有走这条路，他相信他捉住了那个时代的要害，那就是“改变”，“他们”如何变成“我们”。

书中最为华美深邃的一段文字，苻融与奢奢会于洛水之上。到底羯人是否有沟儿会，时至今日自然无从考证。无非是基于今日人类学研究的资料，边陲少数民族残存的风俗，而设想相对于汉人而言尚处于半开化状态的羯人会有那样的习俗，而汉家先民不也同样有桑间濮上的旧俗。那段故事极有深意，处于徘徊中的少年苻融，终于辜负了承载着胡人昔日荣光的皇帝。而年轻、执拗甚至癫狂的皇帝，终于在改变的洪流中绝望而死。那朵曾经照亮了漫长黑夜的晶莹花朵，终究只是冰雕，耐不住太阳的热度，在白日到来之前融化、凋零。

“遥看孟津河，杨柳郁婆娑。我是虏家儿，不解汉儿歌。”歌谣是这样唱，但那些血勇的虏家儿却终于在孟津河边走散了。而这些无可逆转的改变，无论是煌煌青史的转向，还是芸芸微生的个人命运，都是小说写作中最能牵扯人心的地方。

檄君像所有矜持的文学家一样，从不说出他对角色的褒贬，亦不说出他对历史的评判。他仅致力于以文字清光照亮这片历史的黑洞，以笔下的钟声敲响这段狰狞的长夜。他慷慨地将诗意赋予每一个出场的人物，让他们以并不同于史书记载却也切切如生的面目再

现于读者眼前，评价、悲悯、立场皆由读者自己去感受。读罢此书，于把握历史脉络，重现人物风华之外，竟隐隐有照见现实命运的感觉。仿佛千年前的“他者”不仅在当时归化，也同样变成了今日之“我者”。这亦是楳君小说的微妙之处。

楳君是文字老姜，成名于新武侠，有“金古黄梁温下的楳”之誉，引无数豆蔻少女竞折腰。然而他的武侠小说，一向与“金古黄梁温”不甚相类，书中众生万象，字里诗意情怀，每每直追古人格调，而又自成一派。楳君也嗜古籍，也写诗填词，也好西方文学，也听歌剧，他心中的天地高阔，以江湖之远尚不可容纳。也许从历史写作中另辟蹊径，倒是真真正正地契合了他那个高古雄浑又万川归流的梦想。《裂国·大王图》仅仅是一个开端，长卷掀开一角，已有令色氤氲，然而真正的主角才露出半面身影。期待有一日《裂国》全卷揭晓，相信既是五胡十六国时代历史小说的一部杰作，也是楳君本人创作的又一个高峰。

秋園

281	233	201	173	135	95	53	17	11	1	1
◎	◎	◎	◎	◎	◎	◎	◎	◎	◎	◎
尾 声	第 七 章	第 六 章	第 五 章	第 四 章	第 三 章	第 二 章	第 一 章	楔 子	历 史	序
	流 冰	婚 约	范 式	夺 辕	伉 俪	苻 生	童 谣		传 国 玺	

历史：传国玺

一千七百年前。

一千七百年前的地名至今大多早已变迁：比如枋头，现如今还会有多少人知道，在五胡十六国时期，那里曾是兵家的必争之地？

在五胡十六国的石赵时期，枋头隶属司州汲郡朝歌县，位置即在现今的河南省浚县之西。

它最初得名，是在汉末的建安九年。当时，大汉丞相曹操屯兵水口，打算围攻邺城的袁尚。他下令：“下大枋木以成堰，遏淇水东入白沟，以通漕运。”

后来人们就把这里称作“枋头”。

现如今，诸如“司州”、“汲郡”、“朝歌”、“邺城”、“枋头”这样的地名，大都早已消歇。它们得名多伴马蹄声而起，最终往往也随着马蹄声的消散而就此湮没了。

—

受命于天，
既寿永昌。

戴施记得，那块玺上刻的该是这八个字。在这之前，他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己会和这块玺扯到一起。

传书的士兵是前几天他派出去向主帅谢尚禀报消息的。消息只有四个字：“冉闵已死。”——那个继石赵之后，在中原大地建立起了“冉魏”政权，叱咤一时的冉闵死了。

整个冉魏政权存世短短不过三年。

戴施是东晋北伐军中的督护，兼领河南太守，现就驻扎在枋头。今天，传书的士兵回来了。而这士兵传回来的命令只有一句：“闵既亡，速谋传国玺。”

戴施接到命令是在深夜。

他此时手下兵士不过三千许。这支人马是东晋朝廷趁着冉闵之乱，打算收复中原的前锋。整个大军，中路以谢尚为主导，东路则以殷浩为主导。而西路的桓温，因为遭朝廷之忌，还屯驻于荆州的老营。

枋头没有城墙，所有的防御设施都在前镇守氐族人苻健率众迁回长安时毁坏了。戴施视察着他的兵营，他不能不小心，这么个乱世，三千兵马不过如沧海一粟，败亡起来也不过旦夕之间。天上薄钩样的冷月挂着，地上满是露水。他想着，如今冉闵虽死，可冉魏未灭。冉闵北上与前燕的慕容氏军队交锋之前，留下了大将军蒋干辅佐他的太子冉智镇守都城。

那块玺，该仍在都城中。

戴施走到军营外面，向北望去。北向不过百里处，就是冉魏的都城：邺城。

现如今，邺城已被前燕的军队包围，煊赫一时的冉魏帝国如今只剩下国都这一座城在那里孤立无援着。

二

玺！

这个字横亘在戴施心头，从接到命令起，一直就难以消化。

玺的全称是传国玺，在一千多年前的战国时期，这块如今引得无数人垂涎的宝物还不过是一块顽石而已。

它当时埋藏在楚国的深山中，籍籍无名，后来被一个叫卞和的楚人觅得。卞和认定这石头里面藏着美玉，就将之献给楚王，可当时的玉工却说此石中无玉。卞和因此获罪，惨遭刖刑，被斩去了两条小腿。可他始终不甘，于城外终日哭号，直到楚文王时，这石头



才终被纳入宫中，楚王遣玉工剖开，得一绝世美玉，命名“和氏璧”。

可这不过是这玉面世以来勾起的第一滴血——此后，楚威王时，相国昭阳灭越国有功，楚王将和氏璧赏赐给了他。可随之，昭阳宴客于水渊，忽有人高喝：“大鱼！”诸客一时皆临渊观鱼，转过头时，那块和氏璧竟凭空不见了。昭阳由此怀疑他的门客张仪，对其大加折辱，直逼得张仪远走避秦，此后凭一根三寸之舌成为了秦的相国，后张仪为秦拆破齐楚之盟，破楚，拘怀王，才终于报此大仇。

和氏璧的再度出现，是落入了赵国的太监纓贤手里，可旋即就被赵惠王据为己有。消息传出后，秦昭王闻之，命使者遣书赵王，说愿以十五城换此宝璧。

当时秦强赵弱，赵王恐献璧而不能得其城，左右为难，好在蔺相如自请奉璧去秦。蔺相如面见秦昭王献璧，见秦王无意以城交换后，竟按剑直胁秦王，城虽未得，却终于携璧而归，成就“完璧归赵”这一段佳话。

直到秦王政十九年，秦破赵国，这块璧终于还是落到了秦王的手中。

嬴政灭六国，称“皇帝”，命李斯篆书“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”八个大字，令咸阳玉工将这八字刻在了和氏壁上，并将之雕琢成玺。从此，和氏璧就变成了国玺。

始皇帝本打算将它千世万世地传下去。没承想，赫赫大秦，竟也不过二世而亡。

那年，刘邦军至灞上，秦王子婴将此玺跪献给了汉主刘邦。

刘邦灭项羽后，开国大汉，同样极为珍爱此玺，命名“传国玺”。

此后，这块玺就在西汉的十二个皇帝间代代传承，直到王莽篡汉。当时，这块玺在王莽的亲生女儿、西汉的最后一个太后孝平皇太后手里。王莽派安阳侯向自己的女儿强求此传国宝玺，却遭到自己女儿的一顿痛骂。可孝平太后最终受逼不过，不敢再保留此玺，将其摔之于地。传国玺由此缺损一角。而王莽得之后仍旧十分宝贝，命工匠合精金加以镶嵌，依旧做为国玺。从此以后，这块玺虽缺了一角，却变成了个金镶玉。

王莽立国“大新”，大新存世也不过短短八年，旋为绿林、赤眉所坏。玺落入了更始帝刘玄手里。

后来赤眉军杀刘玄，得玺。赤眉军后又败于光武帝刘秀。玺入刘秀之手。刘秀以之开东汉两百年基业。

到东汉末年，汉献帝时，董卓作乱，联军讨伐董卓，这块玺无意间落入了江东的少年将领孙坚手里。

可玺在孙坚手里不久，即为袁术所夺。袁术一度称帝，死后，他属下荆州刺史徐珍携玺奔至许昌，将其献给曹操。

随后不久，曹魏代汉。

曹魏享国亦不久，不过四十余年，司马氏夺国，晋朝建立，玺当然落在了晋朝的司马氏手中。

可司马氏享国也不过五十一年——先有八王之乱，后遭永嘉之祸，胡人大起，匈奴人刘渊建立起来的汉赵政权先是攻破了洛阳，后又攻破了长安，接连俘获了西晋的最后两个皇帝，终结了西晋的帝祚，这玺头一次落入了异族人——也就是匈奴人刘氏的汉赵朝廷。

汉赵享国二十五年，即被羯族人石勒创建的后赵政权所灭。羯本小族，可石勒为人狡诈多谋，竟由此手握国玺，叱咤于一时。

而等到石勒、石虎两代羯人皇帝死后，整个后赵政权也就面临分崩离析。崩裂的后赵主要分成了三股势力：一是石虎的养孙、汉人冉闵，趁石赵末年之乱，夺取了邺城，建立了冉魏；二是氐人苻健，他本驻扎枋头，见石赵大乱，趁势率氐人西归，夺取了长安，建立了大秦；其三则是羌人姚襄一脉，因为与氐人相争入关落败，南下归顺了东晋司马氏。

……想到这儿，戴施忍不住叹了口气。

为了这块玺，从战国时代开始，秦灭赵，汉灭秦，魏代汉，晋代魏……如果这还算是流传有序，毕竟始终都在汉人政权手里，可接下来，就开始落入了胡人之手，次序竟然是：汉灭晋，赵代汉，魏灭赵……就这么流转百余载。

历史仿佛在这里开了个巨大的玩笑，来来去去就这么几个国号，彼此相杀相灭，而那依稀可识的国号下，御国之主已悄然变成了胡



人……

最好笑的，莫过于苻健夺得长安后，竟又立国号为“大秦”！

“备马！”戴施吩咐了一声。今夜，他要连夜赶往仓垣。

据说，冉魏的大将蒋干辅佐太子冉智守城，在燕军的重重围困之下，已派出了求援之使奔赴东晋，想求东晋救援。

他要拦截下这两个求援的使者。

如果机运好的话，他要去为朝廷争回这个传国宝玺！

三

马蹄裹上了厚厚的棉布。

丑时将尽时，邺城的南门轻启一缝，放出了十余骑。

这是个无星无月的夜，那十余骑摸着黑，不出一声地向南行去。

他们不敢稍作声张，因为知道，燕国的大将慕容评率领大军，已抵达邺城脚下。邺城已经陷入合围，整个邺城的四郊据说都已投降。

立国不过三年的冉魏危在旦夕。

这十几骑人马里，领头的是侍中缪嵩与太子詹事刘猗，他们肩负着南下向晋廷求援的重任。

当初，冉闵自立为帝，已完全惹恼了晋国的司马氏，他们现在唯一可以指望游说的理由也许只剩下：我们都是汉人。

整个中原大地沦入胡人的统治已足有四十年，直到三年前，中原的政权才再度落入汉人冉闵之手。冉闵登基后，几乎无日不在与胡羯搏杀，杀死的匈奴人与羯族人无数。仅在夺取邺城后，他颁下“杀胡令”，邺城四周，死亡的胡人就以二十万计。可谓“白骨露于野，万姓以死亡”。石赵政权的石氏一族也几乎尽遭他屠戮，他曾一股脑儿斩了石虎的孙辈三十八人，后又在通衢大路上焚烧了敢与他作对的石砥的首级。胡羯势力几乎被他摧毁殆尽。可没想到，这时



本远处幽蓟二州之外的鲜卑族慕容氏乘虚杀了过来。

慕容鲜卑声势极盛，先夺幽蓟二州，随之就开始侵吞冀州之地。

最终，冉闵死在了燕国慕容氏的手里。

一行人马悄然掩行了数里，从始至终，都没有人回过头。

他们的家小妻儿多半还在城中，可他们没谁敢回头望一下。因为，邺城之中，此时已成炼狱。

近来，司雍二州迭遇灾年，邺城自燕军围困后，已陷入了大饥馑。城中人无粮可食，竟已开始吃人。后赵石氏两代皇帝搜罗来填充后宫的宫女数千人，因为军中已无粮饷可发，都被当做粮食发给兵士，吃得已所剩无几。

缪嵩心中叹了一口气，别说他能否搬到救兵，就算他从东晋搬来了救兵，不知自己留在城中的妻儿，那时是否已被他人果腹。

他是一个柔弱的人，这时他们已远离城外，开始策马疾驰。

邺城被他们远远地抛在了身后。

他虽官居侍中，可连日来，都未曾饱食。他们疾驰三十余里，终于找到了个劫余的小村落打尖。寻到的饭食也不过秕糠之物，可跟随他的家僮却吃得两眼放光，于背人处偷偷问他：“大人，我们寻着救兵后，真的还要回去？”

* * *

这两位使者果然被戴施截到了。截住他们的地方名为棘津，此地，此时已被晋军掌控。

戴施先给缪嵩与刘猗的随从安排了一顿饱饭。探明了他们身负的旨意，就直接打开天窗说亮话：“冉魏欲得我大晋相助，还得先还传国玺。”

这事儿太大，这两位近侍之臣拿不得主意。论官阶缪嵩虽比刘猗高，可刘猗却是太子身边的近人，凡事还得听刘猗吩咐。

刘猗最终决定，让缪嵩先驰马回报，询问大将军蒋干与太子冉

智的主意。

繆嵩出城时，还有同僚相伴，随行的也有十余骑人马。可轮到要回去了，竟无一人愿与他同行上路，他是单人孤骑奔回邺城的。

四

邺城城中原有三台，分别为金虎台、铜雀台与冰井台。

这三台俱是魏武帝曹操所建，邺城曾是曹魏的国都。进入石赵政权后，皇帝石虎曾对其做过大规模翻修。冉魏承赵未久，三台仍旧壮阔如昔。

三台中，金虎台居南，冰井台居北；而铜雀台居中，是三台中的主台。金虎台下有藏兵洞，冰井台多贮粮、炭、兵器等物资，而铜雀台基高十丈，上面极为开阔，有楼阁百余间。想当年，曹孟德置酒其上，意兴酣然时，想来不免有掠二乔归，贮于金屋之念。

可无论这高台如何壮阔，此时站在上面的蒋干与冉智却再无此豪兴。

他们从台上可以看到邺城城外，燕国的慕容评与慕容龔此时兵至城下，那铁桶般合围的态势逐渐消磨着城中困兽的斗志。

燕国自北地兴起，以骑兵为雄。此时，但见城外营帐连绵，铁骑数万余，太子冉智年纪还小，观之不由色变。

“这可如何抵御？蒋卿，派出去求援的刘猗与繆嵩回来了没有？”

“只有繆嵩回来了。”

“这么快！”冉智不由发出一声欢呼。“那晋国谢尚可肯救我？”

蒋干躬着腰回答道：“他们说肯。”见到太子脸上神色一松，他又加了句：“可他们说要传国玺。”

冉智喃喃道：“传国玺？可传国玺现在母后手里。父皇故去未久，母后正自悲伤，现在，叫我如何开口跟她讨要这传国玺？再说，那晋国之人，不知是真心想救我们，还是想借此骗去传国玺呢。”

这个疑问很快得到了澄清。

因为那晚，戴施趁夜率百余名壮士跟随着刘猗奔至邺城。他们绕过了燕国的军队掩至城门下方，由刘猗唤门，才得进入。戴施一到就述明来意，说是来助魏戍守三台的。

第二日，戴施果然带领着他麾下的百余名壮士，披坚执锐，与攻城的燕兵厮杀起来！

五

“戴兄，燕军围城日急，你已来了数日，谢将军的大军到底何时才能赶到？”蒋干的声音充满焦灼。

昨日，他带五千兵马出城迎敌，却大败而归，五千兵马几乎尽数折在了燕军铁骑的手里。所以他今日一定要逼出戴施的一个准话。

戴施的脸上也带着烽烟与血迹，那血早干了，他却没空去擦一把。可他的表情是镇定的，这时整理着案上的笔翰，慢悠悠道：“蒋兄，你可知兄弟此次得到求援之信后，立即赶来是为了什么？”

蒋干在一边搓手，他心里急切，没工夫跟他绕圈子，可有求于人，不得不捧笑以待。

只听戴施淡淡道：“是为了表现诚意。这几日，我亲率下属为邺中父老奋战，想必蒋兄都看在了眼里。可惜，我已至诚若此，蒋兄却全无诚意。”

蒋干急道：“戴兄之诚意，已令蒋某不胜感激，何来蒋某全无诚意一说？”

戴施叹了口气：“蒋兄也该知道，自你家主公诛石氏而势起，朝廷本来高兴。可你家主公虽身为汉臣，不思报国，竟意图与朝廷分庭抗礼。此等作为，朝廷本没有再救魏国的必要。此次之所以答应，全是为了传国宝玺。可这宝玺，你们到现在还不肯拿出来啊！蒋兄你也知道，今日，兄弟与公俱陷重围，何如你先把宝玺交给兄弟，反正兄弟也身在重围之中，就是想逃也逃不出去。兄弟得玺后，就立时修书与谢公，说‘玺已入我手’，到时不为你们大魏，不为邺城，也不为蒋公，甚至不为了兄弟，单凭那玺，谢公也会立时派大军前



来相救。朝廷准备今日之北伐，可谓蓄势久矣。大军到日，燕军之围还不是迎刃而解？这其中利害，还要我再多说吗？”

蒋干至此，已是无路可走。他回去后，立时把戴施此言禀告给了太子冉智。

当夜，这枚传国玺果然送到了戴施手里。戴施立时写信，命壮士突围传信给谢尚。

不过几日，谢尚回信，说已急调粮草，先行送邺，以解邺城燃眉之急。

数日后，果有消息传来，粮草已至。

戴施命部下何融前去迎粮，暗中把玺偷偷交付给了何融，让他出城之后，找到接应之人急送玺至枋头，并报与主帅谢尚。

至此，这枚传国玺终于脱出了被围困的邺城，重新落入晋人手中。

六

可故事到此仍未完结。

谢尚的大军最终未至，他们急着要去与秦国的苻健争雄。

不过数日之后，燕兵攻城日急，冉魏的长水校尉马愿等兵将扛不住了，打开城门，纳燕军入城。

戴施与蒋干急迫之下，靠绳索缢吊下城，才勉强逃得一命。

慕容评进城之后，大肆抢掠，收押了冉魏的皇后董氏、太子冉智、太尉申钟、司空条攸等，连同冉闵生前的乘舆、冠服……一股脑儿都送回了燕国皇帝慕容隽所在的蓟城邀功。

而在蓟城，魏国的皇后董氏竟又献出了一枚“传国玺”！

那一年，是永和八年。

那一年有一出戏颇为热闹，传国玺忽然一分为二：南边是谢尚与秦国苻氏交战后大败，损兵数万，却大张旗鼓，仿佛大胜般地护玺而还。东晋的国都建康也张罗开了盛大的迎玺仪式。

北边却是燕国皇帝慕容隽得玺之后，大喜过望，封献玺的董氏



为“奉玺君”，并于次年改年号为“元玺”，以示庆祝。

至此，中原大地上的冉魏政权覆灭。

它南边偏安江左的东晋朝廷，与它北边新张羽翼的燕国都在争抢着中原之地。只有从枋头迁回长安，刚刚建国的氐族人政权秦国苻氏一时显得颇为寥落。

自传国玺出世之日，千余载后，它竟一分为二，一个落入了汉人控制的朝廷手里，一个却落入了胡人控制的朝廷手里。

没有人知道究竟哪个是真，哪个是假。可秦、燕、晋三分天下的局势在那一年渐渐明晰起来。接下来的事，就是三国争霸了。

而我们的故事，要从这玉玺之争中，被冷落的苻秦开始说起。